



【元来如此】
缩小贫富差距应该借助强化市场力量与限制政府力量来进行,而不是从结果的角度去消灭富人。

以缩小贫富差距的名义开征遗产税……

肖国元

富人死后要交遗产税,似乎是普遍现象,据说世界上有114个国家都开征了这个税种。所以,即使在中国开征,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甚至按照某些人的说法,目前在中国开征遗产税可谓名正言顺、正当其时。

所谓“名正言顺”,一曰开征遗产税可以调节贫富差距,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二曰开征遗产税有助于人们确立正确的财富观,有利于代际之间的公平竞争。而所谓“正当其时”,就是近30年来,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富人,为遗产税准备了前提条件。而最关键的是,在许多人眼里,这些早富者的财富并不那么纯洁干净,大多背着寻租、垄断、政商勾肩搭背等巧取豪夺式原罪。

遗产税历史悠久,声名远播。其名

实之间值得言谈之处甚多,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大多也是因历史承袭之故而代代相传,仿佛天生如此。

遗产税最早产生于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出于筹措军费的需要,埃及法老胡夫开征了遗产税。近代遗产税始征于1598年的荷兰,其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相继开征了遗产税。理由不外乎开征遗产税可节约资本、平均社会财富、减少社会浪费、提倡劳动所得、增加国库收入以及补充所得税的不足等等。

其实,不论什么国家,富人总是少数,对少数人采取行动,道德上的优越感足以保证立法容易获得成功。事实表明,在绝大多数非富之人眼里,富人不仅生时生活铺张奢侈,死后还留下连城财富,这似乎非常不公。但是,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要对富人死后的巨额财富有所作为,只能

从法律上打开缺口,而遗产税是比较方便的手段。因此,自遗产税降临以来,就难脱“多数人暴政”的干系。人死不能复生,更不可能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在近乎“天上掉馅饼”的意识环境下,其继承人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对抗遗产税。

其实,那些堂而皇之的开征遗产税的理由,并没有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可以说,遗产税的开征更在乎的是道德人伦,而不是其经济逻辑的自洽性。不过,随着时间的演进,历史悠久的遗产税的吸引力逐步减弱。尤其是近10年来,由于征税成本太高,一些国家、地区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窘境而意欲废弃遗产税。距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早在2006年之后就停征了遗产税。

近年来,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是否开征遗产税,有两点值得特别重视:一

是因制度性漏洞造成的贫富不均问题能否通过遗产税来解决。二是对于处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中国而言,健全与完善私有财产保护有利于经济发展,开征针对私有财产的遗产税会产生极大的副作用。

改革开放至今,伴随着国民财富增长的是贫富差距。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比较温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也达到了0.47的高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分化的趋势并没有终止与转折的迹象。虽然贫富分化不只是中国的现象,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欧美日以及香港等经济体也素以分化著称,但是,对于中国与域外的贫富分化,我们必须慎重处理,不可贸然为之。事实上,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行政垄断与由此产生的大量寻租活动。因此,缩小贫富差距的路径选择应该是以强化市场力量与限制政府力量为

核心的市场化的深入,而不是从结果的角度去消灭富人。这好比毒树结了毒果,铲除毒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过,有关遗产税80万起征点的传闻虽然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戏言,当不得真,但多少显示了某些方面对待遗产税的思路与逻辑。而已经实施了的个人所得税最后变成了工薪税的事实预示了遗产税的可能结局。由此可知,那些希望借遗产税缩小贫富差距的主张显得多么的幼稚。

金字塔式的财富分布模式的根基在于对私产的保护和对创新与风险的激励。比尔·盖茨富甲天下,是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而这一切的核心在于对私有财产的严格保护。开征遗产税的利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于走在市场经济道路上的中国而言,弄清这一点尤其重要。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言为心声】
建立全覆盖的免费医保体系,不仅可以确保俄罗斯人口素质不断提高,而且有可能会

推行免费医疗将提升俄罗斯竞争力

乔新生

俄罗斯卫生部长在一个论坛上援引宪法宣布,政府将保证俄罗斯公民在国内免费享受医疗服务,而且医疗服务项目每年都会增加。

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宣布实行免费医疗保障体系。而实行免费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覆盖高端医疗保障体系;另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覆盖低端的医疗保障体系,前者如英国,后者如印度。全覆盖高端医疗保障体系的含义是政府不仅负责基本的医疗卫生检疫服务,而且负责疾病的诊断治疗与康复保健服务。全覆盖低端医疗保障体系的含义是政府负责基本的社区卫生服务,提供最基本的医疗诊断服务,

但由于医疗经费和医疗水平有限,政府无法承担全民基本的保健服务。俄罗斯实行的免费医疗服务,可能介于高端与低端之间。

之所以建立全民免费医疗保障体系,是因为医疗保障属于最基本的人权保障。无论富贵还是贫贱,在医疗服务保障方面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由于医疗保障属于专业服务,需要由专业人士提供,而专业人士的培养以及医疗保障设施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力有限,那么,很难建立全覆盖的医疗保障服务体系。许多国家在建立医疗保障服务体系的过程中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方面由政府出资建立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另一方面鼓励市场主体进入医疗保障领域,以

市场经营的方式为公民提供医疗诊断服务和医疗保险服务。在我国广大农村,还实行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村民缴纳一定费用之后,可以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服务。在一些省市还实行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由政府出资缴纳保险费,保险公司承担大病医疗保险服务。

现在俄罗斯的经济正在缓慢复苏,过去那种单纯依靠能源出口增加财政收入的局面正在改变。俄罗斯宣布实行免费医疗服务,是因为俄罗斯快速增长的国家来说,建立全覆盖的免费医疗保障服务体系,不仅可以确保俄罗斯人口素质不断提高,而且有可能会

导致俄罗斯出生率发生变化。实行免费的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实际上是俄罗斯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确保俄罗斯核心利益不受损害的一个基本国策。

当然,这项改革能否真正达到预期目的我们还需拭目以待,但不管怎么说,世界大国中又增加了一个提供免费医疗保障服务的国家。作为世界大国,中国正在建立独具特色的医疗保障体系。但是现在看来,中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政府资源配置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政府在医疗保障领域投入资金越多,中国居民享有的医疗保障服务也就越多。但客观事实并非如此。近些年来政府在医疗保障领域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可是普通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国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少数

居民享受着优质的医疗资源,而多数人则承受着医疗资源不足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实行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彻底改变目前这种按照身份分配医疗资源的做法,是今后我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多元化医疗保障体系,中国居民才能享受到普遍意义上的医疗保障福利。今后应当加快改革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让更多的医疗资源直接用于普通居民,而不是层层截留,在医疗领域形成垄断或者变相垄断的局面。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触及到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切身利益,公务员能否放弃医疗保障服务特权,将是衡量我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



【缘木求鱼】
时至今日,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脱离了改革之初所设定的理想轨道。

全面推行房产税时机已到

木木

记得十年前,曾经和两位同事一起采访财政部专家贾康,其间谈到房产税的问题时,贾康的一番论述颇为形象、生动,以致虽经十年风霜岁月磨砺,记忆仍未消磨分毫。

当时他说,从国外的经验看,房产税确实是一块“肥肉”;从目前的财政税收情况看,对这块“肉”,不到非常时期,政府应该是轻易不会动的。至于“非常时期”所指,应该包括税收增长大幅放缓甚至出现下降,而且形成趋势;房地产行业发展失序并严重影响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及社会稳定等。到那个时候,房产税一定会全面铺开;至于具体的政策安排,那都是技术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铺开,就

一定要让它解决相应的问题。

十年间,开征房产税的呼声,不时就会汹涌一下,2011年,上海、重庆甚至开始了相关的试点,但正如贾康当初所言,房产税还真就没有很“轻易”地全面铺开。

那么,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必须全面铺开房产税的“非常时期”?表面上看,形势似乎还不错,远未达到“令人窘迫”的地步,虽然外国形势依然严峻,但国内经济仍保持着较高增速;前6月,全国税收虽然增速有所回落,但同比还是实现了近8%的增长;地方债务问题虽不时有人点上一炮,搞得人心惶惶,但各地方政府的胆子似乎过得也还不错,即使那些所谓“鬼城”的“父母官”,亦未见有谁哭天抹泪、抹脖子上吊的。

不过,这似乎都属表面现象,实际情况应该并不乐观,否则,也就用不着搞什么“壮士断腕”了,没有性命之忧,谁愿意没事儿割自己的手啊!目前来看,能够给社会稳定、经济生活健康发展造成致命影响的,除“腐败问题”外,“房地产”毫无疑问也应该大名列榜。相信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应该对此有一个比较系统、明晰的“清算”。否则,中国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承认,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远远脱离了改革之初所设定的理想“轨道”,而日益成为一个“坏动力”——不但促成了寻租、腐败的蔓延,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加剧了贫富分化,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业对经济社会

的健康持续发展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消极作用,几乎整个社会的注意力、整个社会的各类资源都被吸附在这个行业上无暇他顾,无力自拔。

如果不彻底改革房地产业的发展路径,我们孜孜以求的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和谐等形而上或形而下的诸多改革举措,都有可能半途而废,增强国家竞争力、实现“中国梦”,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永难实现的“梦想”。以刚刚还热的上海自贸区为例,如果什么事都没有做,房价就先被炒到天上、炒到凌霄宝殿去,其前途、命运也就很不乐观了;毕竟,我们建立上海自贸区,追求的不仅是再造一个香港,也不仅仅是大部队出发前放出的尖兵,而是要着力打造一个打破既有或有束缚、整合世界资源、助力经济更上层楼的大舞台。这个梦想,不能让

高房价给毁了!

彻底改革这个行业,使其回归正道,尽快全面推开房产税,是“牛鼻子工程”。虽然也有人推测,十八届三中全会给房产税定的调子,不太可能实现“惊人”的突破,仍将表述为“适时开征”。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外围形势还是内部环境,留给我们从容转圜的余地已经颇为逼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既然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尽快着手安排实施,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高位进入的巨量资金悬在那里并继续往更高处攀升,晚一天改革,风险就会积聚一分,日积月累下来,“适时”之机还真不太好找。

此前,中央政府曾强调要“盘活存量资金”,我看,沉积在房地产行业里的资金显然是最需要盘活一下的了。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三思而论】
纽约的老美会按照他们的喜好,去寻找不同菜系的地道中餐馆,以满足舌尖上的欲望。

纽约的上海老饭店

陈思进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每逢节假日休闲日,总会在“吃”字上面下功夫,没办法,“民以食为天”嘛!而满足食欲最好的办法,就是品尝不同国家的菜肴。

比如我在纽约生活的时候,节假日就经常到华埠隔壁的小意大利,去享受意大利的美食。不过意大利菜吃多了,还是会回过头来选中餐,首选当然是上海菜了。

纽约华埠(唐人街)的上海馆子很多,有绿波浪、绿杨村、上海老正兴和上海老饭店……我和太太小玲最最最喜欢上海老饭店。一走进上海老饭店,便

有浓浓的怀旧味道,四面墙上挂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画,店里放着周璇的歌曲,仿佛走进《十字街头》和《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年代。不过,当生煎馒头、蟹粉小笼、糯米烧卖、糍饭糕、青菜泡饭、糟钵头等等一一摆上桌,马上就又回到了现实。

都说上海的南翔小笼好吃,出国前也吃过几回,去年回上海探亲,岳父岳母特意陪我去嘉定,就是冲着南翔小笼,品尝下来还是觉得上海老饭店的小笼包,要比南翔小笼好,它皮薄、汁多、味道鲜美,一口咬下去满嘴溢香。而纽约上海老饭店的糍饭糕,跟我印象中孩提时的糍饭糕一样,口感外脆内糯,再佐以青菜泡饭,可说是天下

一大美食。

而纽约上海老饭店和小意大利区,正好是Mulberry街的南北两头,往北走到尽头,街道两旁便是大大小小的意大利餐馆、咖啡馆和杂货铺。有一年大年初一,我和小玲先逛到小意大利区的杂货铺,买了新鲜的通心粉,然后掉转头往南走,准备到上海老饭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说来或许不信,出国这么久,我还从未和家人坐下来吃过一顿团圆饭,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出乎意料的是,沿途我们看见中餐馆门前都排起了长队。我心想,这会真想坐进上海老饭店大概有难度。果然,还在马路对面呢,但见饭店门口已是一条长龙,几乎全是老

美。我俩乘兴而来,绝不能空着肚子扫兴回家。于是我走进饭店,询问老板娘得等多久才能坐上位,老板娘告诉我大约一小时。

太久了!无奈中我决定点个外卖带回去,在等着拿外卖的空闲放眼望去,十几个桌面上除有一桌亚裔外,像模像样手拿筷子、津津乐道坐那儿的全是白人。没想到惜时如金的美国人,为了在传统的中国年里吃上一顿中餐,竟然耐心极好甘愿等待。我感慨地对小玲说:“这帮‘美国佬’平时神气活现的,在中华美食面前,一个个显得恭恭敬敬,倒透着几分可爱!”

久而久之我留意到,生活在纽约的老美几乎都是中国通的美食家。他们不

像外州的老美,只会吃甜酸肉、蘑菇鸡片和宫保鸡丁等“美国化”了的川菜。纽约的老美会按照他们的喜好,去寻找不同菜系的地道中餐馆,以满足舌尖上的欲望。比如,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五粮液”饭店,是典型的川菜馆子,我每次去那儿吃饭,店里也是老美要比中国人多。

因此我不禁联想到,企业要么做大做强,要么做小做精。虽然目前中餐还无法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做大满足大众,但中餐小而精的特色菜系,亦能展现自己的特色服务小众。把生意做得红火火百年不衰,也未尝不是一种经营之道。

(作者系加拿大皇家银行风险管理顾问)